



DAOIST STUDIES IN TRANSLATION SERIES

道教學譯叢(之五)

IMAGES OF THE IMMORTAL

多面相的神仙

——永樂宮的呂洞賓信仰

[美] 康 豹 著
吳光正 劉 瑋 譯
劉 耳 校

齊魯書社

道教



道教學譯叢（之五）

多面相的神仙

——永樂宮的呂洞賓信仰

齊魯書社

道教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多面相的神仙：永樂宮的呂洞賓信仰／〔美〕康豹著；吳光正，劉瑋譯．—濟南：齊魯書社，2010.1

ISBN 978-7-5333-2295-3

I. 多… II. ①康…②吳…③劉… III. 八仙—信仰—研究 IV. B95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200204 號

多面相的神仙

——永樂宮的呂洞賓信仰

〔美〕康豹 著 吳光正 劉瑋 譯 劉耳 校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 編 250001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件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

開 本 880×1230 / 32

印 張 11

插 頁 3

字 數 30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295—3

定價：33.00 圓

《道教學譯叢》編委會

名譽主編 麥子飛

名譽副主編 (以姓氏筆畫爲序)

何多樑 周和來 林志堅 梁發

莫小賢 黃健榮 葉長清 趙球大

趙淑儀

主編 朱越利

副主編 王宗昱

編委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卡 王宗昱 朱越利

[法] 呂敏 (Marianne Bujard)

李剛 李之美

[美] 柏夷 (Stephen R. Bokenkamp)

郭武

[法] 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陳敏 陳耀庭

[韓] 崔珍哲 (최진석)

[日] 麥谷邦夫 (Mugitani Kunio)

程樂松 張思齊 張崇富 張廣保

詹石窗 雋雪豔

[美] 劉迅 (Liu, Xun) 劉仲宇

鄭天星

本書責任編委 張廣保

總 序

16 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感興趣，到中國收集資料，這些人被稱為“實踐型漢學家”。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中國的道教，將之稱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大約到了 19 世紀，歐洲和亞洲有學者開始以學術的眼光關注道教。這些人多屬於“學院型漢學家”。大家一般認為法國和日本“學院型漢學家”的道教研究開始得最早，韓國、德國、英國、荷蘭、俄國等國也不晚。

20 世紀以來，又有更多國家的學者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為國際道教學注入了活力。道教學早就走向了世界，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由外國學者唱主角。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學的動因不盡相同。有的出於對中國文化的仰慕或好奇，有的外籍華人學者是因為割不斷心中的祖國情結或文化認同。有的是出於學術、謀職的需要，或受到他人的指點或影響。不管怎麼說，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中國人歡迎。他們的優秀成果，已成為世界道教學的寶貴財富。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我所稱呼的道教學者，既包括專攻或主

攻道教學的學者，也包括僅僅兼攻道教學的學者。國外研究道教者，多為漢學家，專業分工比較寬。其中兼攻道教學的學者所佔比例更大。

毋庸諱言，早期也有另一些外國道教學者，曾服務於他們國家對中國實施文化利用和文化佔有的國家目的。這樣的意圖理所當然地遭到歷史的唾棄。還有些學者，信奉西方中心主義，或自認為是優等民族，高人一等。這些表現只能表明他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令人遺憾。儘管懷著不光彩的動機，或妄自尊大，但上述兩種人中的許多人，由於是真正的學者，嚴格遵循學術規則，學風嚴謹，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道教學著作表現出純學術性，仍為學術作出了貢獻。他們中的一些學者，1978年以後到中國作學術訪問時，有人曾真誠地當面向中國學者表示深切的懺悔，有人已經克服了自身的歷史局限性，持平等、友好的態度。我親眼見到，特別讚賞。

一二百年來，一些國家的漢學界形成了道教學師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懂漢文。有的人曾經客居官觀，體驗道士生活。有的人索性當一段時間的道士，學習科儀。他們不僅能夠熟練地運用西方近現代的研究方法，有人還精通中國傳統的文獻、訓詁、考據之學。有的人甚至親身實踐道教修煉。他們認識到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作出“不瞭解道教就不瞭解中國”的結論。他們辛勤耕耘，碩果纍纍。許多經典之作，可以傳世。許多外國傑出的道教學者，舉世聞名。如今，國外一些研究所和大學，道教圖書的收藏規模令人歎為觀止。有的國家成立了道教學術團體，創辦了道教學雜誌，定期開展道教學術活動。國外的道教學早已形成相當的規模。

外國道教學者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和開拓性的研究工作。外國道教學者收集、考證、梳理道經，不遺餘力。他們跋山涉水，進行田野考察，記錄了大量珍貴資料。他們綜合分析各種文獻，追溯道教的歷史，盡可能使其面貌清晰。他們廣泛研究道教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密切關係，創造了一系列術語。他們力求精確地解釋重要的概念，有時發生爭論。他們積累了寶貴的治學經驗，形成了自身的學術規範。我國學者從外國道教學成果中，獲益匪淺。外國道教學者是我們“厲害的競賽對手”，使我們時時不敢鬆懈。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時，文化傳統的差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比如，有時我們容易理解的事，外國學者卻隔著一層窗戶紙。有時外國學者站在山外看廬山，會在我們司空見慣、不以為意之處大有發現。再比如，有的外國學者將道經的形成年代估計得較遲，有的外國學者斷言“道教沒有教義”。出現這些現象或結論的深層次原因，恐怕要從文化傳統的差異去尋找。外國學者進行跨文化的道教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新思路 and 新的理論方法視角，提供了根本性的比較和真正的參照系，可以幫助我們的研究避免封閉和僵化。這對我們是極大的幫助。外國學者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研究“他人”，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誤解和誤讀，這客觀上對我們的研究起到提醒和啓發的作用。

1978年，道教學正式納入我國國家研究計劃。自那一年以來，我國道教學發展迅猛。現在是中外道教學者“攜手同臺唱大戲”。但學術研究無止境，我們不能滿足。我們今天進行道教學探究，不僅要高高地站在我國學術前輩的肩膀上，而且要高高地站在外國學術成果的高峰上。我們要經常對照參照系，還要對這個參照系進行研究。

當今我國研究道教的年輕學者，普遍精通一兩門外語，精通三門者就少了。精通四門或更多種外語的，很罕見。現在大家說到外國道教學，都能列出長長的學者名單和書目、篇目，但把各語種的主要成果都瀏覽過來的人幾乎沒有。這就需要翻譯。各國道教學的重要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不多。大家分頭將各國飽含心血、充滿睿智的道教學著作翻譯出版，將是一件多麼大的好事啊！這些譯本可供我國道教學者參考自不必說，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會從中受益，各官觀也將歡迎。本叢書就是做這件大好事的。

在中國，宗教學研究是冷門，道教學研究是冷門中的冷門。所以，研究道教“費力不討好”。道教學在外國也是冷門。近年來，略有些熱，終究還是冷的。外國大學攻讀道教學的學生，畢業後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就是證明。一二百年來，外國道教學者坐冷板凳的也不少，也大都在寂寞中皓首窮經。人們常把教師比喻為“兩頭點燃的蠟燭”，歌頌他們“照亮了別人，燃盡了自己”。這些甘於寂寞的外國道教學者，默默地為人類積累知識，何嘗不是蠟燭！我們翻譯他們的著作，是對他們學術貢獻的認可，表達著我們的學術敬意。

1978年以來，中外道教學者的學術交流開始頻繁起來，相互結下深厚的學術友誼。歲月不饒人。25年來，前輩道教學者，大多已進入耄耋高齡，有的已經駕鶴西歸。許多外國道教學者，初識時還是滿頭青春秀髮，或烏黑發亮，或金色、褐色、紅色，像火焰，像雲霞，現在都已經晨霜點點，甚至雪滿山顛了。每念及此，感慨萬分。但中外學者相互取長補短，切磋琢磨，其樂無窮，也使我們感到無限欣慰。我們同外國道教學者，當然是散多聚少。但學術交談是超越時空的。我更多的時間是在閱讀和書寫中同他們進行心靈交

談。我感到他們一直從我的書架上注視著我寫作，有時似乎就坐在對面賜教於我。我們中國道教學者，不僅擁有一批國內同行，還有不少國外高朋經常同我們進行學術對話，經常傳來友誼，我們怎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富有？翻譯這些朋友們的著作將之出版，也是對他們的友誼的回報。這種回報純粹是學者式的。

朱越利

2003年8月24日

自序

這本書的初稿完成不久，我就收到了《亞洲研究通訊》1997年夏季號（第42卷第3期）。這本雜誌有一個叫“視點”的新欄目，這一期的論題是“亞洲研究幾種可能的未來”。讀著我們這個領域的領軍人物的重要論文，他們關心的問題讓我感觸良多。這個問題便是像亞洲研究這樣的所謂區域研究學科可能已經降格為測試各種理論的資料庫。儘管我同意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和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的觀點，認為這類說法有點誇大其辭；但單是存在這類說法這一事實，就反映了學術界有這樣一種看法（不管這種看法有多可惡），那就是，區域研究往往只關注文本的解讀或事件的描述，而不是一個大的理論框架的語境中去解釋文本和事件。我這本關於中國近古時期宗教實踐的書將試圖駁斥這種錯誤的看法。世界各地的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已經對中國近古時期的宗教主題、宗教聖地和相關崇拜進行了研究。在研究華北一個叫做“永樂宮”的宗教聖地的歷史的過程中，我探討了一些亞洲研究學科內外的學者均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尤其是聖地空間

的安排以及聖地內和聖地周邊的文本的製作、傳播和接受等問題。本書是否已經成功地解決了這些問題，這有待於學術界作出評判；但是，我希望這本書至少能幫助我們這個領域“變成一個知識界的馬六甲——一個開放的世界性的貿易港（詹姆斯·斯科特語）”（譯者注：此為以貿易比喻學術觀點的交流）。

1990~1991年，我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中國大眾文化項目中從事博士後研究，開始研究永樂宮。那時，姜士斌（David Johnson）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支援，對我鼓勵有加；其他研究人員如薄松年、巫薩拉—安吉麗嘉·西自齊（Ursula - Angelika Cedzich）、馬丁·赫拉（Martin Hala）、劉淑芬也在從事相關研究。我作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的教師（1991~1993）、“中央大學”歷史系的教師（1993至今）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訪問學者（1993~1995），一直在研究永樂宮這一聖地。我要向這些研究機構的學者和研究生表示深深的感謝。臺灣的研究環境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環境之一，我希望將來的漢學家能夠充分利用這一環境。我的初步研究成果提交給相關學術會議，有的已發表在相關的雜誌和會議論文中。在此，我謹向這些提供支援的會議組織者和編輯表示深深的感謝。

在研究永樂宮以及永樂宮的施主和香客及其創作的多種文本的過程中，我深深地受益於大批中國宗教學者的開拓性研究。事實上，如果沒有他們奠定的堅固的研究基礎，目前是不可能從事如此深廣的研究的。韓書瑞（Susan Naquin）、于君方（Yü Chün - fang）以及其他漢學家調查中國宗教聖地歷史時已經強調了聖地的空間與文本特性及聖地內在的多樣性的重要性。洪怡沙（Isabelle Ang）、巴德里安—胡賽因（Farzeen Baldrian - Hussein）、馬曉宏、小

野四平、浦江清和楊福森(Richard L. S. Yang)已對呂洞賓崇拜的歷史及其多方面的性質作了全面探討。鮑菊隱(Judith Boltz)、陳垣、斯蒂芬·艾斯基岑(Stephen Eskildsen)、孫克寬(Sun K' o - k' uan)、吉岡義豐和鄭素春對全真教的社會史、文化史作了很專業的記錄。在中國藝術史領域,梁愛倫(Ellen Laing)、梅維恒(Victor Mair)、孟久麗(Julia Murray)、包華石(Martin Powers)、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t)、曾嘉寶和巫鴻提供了關鍵性的方法論和解釋學的指導。我也要深深感謝中國的建築學家、藝術史家和歷史學家,尤其是陳垣、宿白和王暢安,他們對永樂宮的資料進行了收集和 analyses。我還從研究中國宗教社會史的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典範性的著作中受益匪淺。我着重閱讀了杜德橋(Glen Dudbridge)、姜士斌(David Johnson)、焦大衛(David K. Jordan)、韓書瑞(Susan Naquin)、歐大年(Daniel L. Overmyer)、桑高仁(Steven Sangren)、夏維明·薩哈(Meir Shahar)、蘇堂棣(Donald S. Sutton)、太史文(Stephen Teiser)、巴倫德·特·哈爾(Barend ter Haar)、魏樂博(Robert P. Weller)和于君方(Yü Chün - fang)的著作。

我還要感謝那些看過本書書稿並作了寶貴的評論的朋友和同事,尤其是巴德里安—胡賽因(Farzeen Baldrian - Hussein)、南薇莉(Vivian - Lee Nyitray)、韓書瑞(Susan Naquin)、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t)、魏樂博(Robert P. Weller)、于君方(Yü Chün - fang)、安吉拉·澤托(Angela Zito)。還要特別感謝一下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高萬桑(Vincent Gossaert)、韓明士(Robert Hymes),他們提出的詳細的修改意見和建議極大地提昇了本書的品質。我還要感謝派特里亞·克羅斯比(Patricia Crosby)、池田真子(Masako Ikeda)、蘇珊·斯通(Susan

Stone)及夏威夷大學出版社的其他職員對本書所作的很專業的編輯,還要感謝趙珍蕓、姜慧穎和楊永苞幫助我製作了插圖。

我還應就翻譯的問題作一簡單說明,以免產生誤解。正如柏夷在《早期道教經典》一書的緒論中指出的那樣:翻譯和其他著述形式其實並無多大差異,也是一個解讀的過程。所以,我不能說我在把中國近古時期的聖傳著作和丹道著作翻譯成英語時不存在曲解。這些文本不是寫給當代的漢學家看的,我們想要瞭解的很多東西在這些文本裏要麼根本沒有展開,要麼寫得相當晦澀(Bokenkamp 1977: xiv ~ xvi)。當然,由於洪怡沙、巴德里安—胡賽因、高萬桑等學者已經做了很多開創性的研究,我在探詢這些文本的意思時就沒有必要從頭去摸索。從書中能清楚地看到我在多大程度上是仰賴於他們的成就。

我在1997年夏天完成了本書的初稿,那時我是呆在沃蒙特州諾威治(Norwich)的家裏。從內心深處,我要對家裏的每一個人說聲感謝,尤其要感謝父母對初稿的細緻爬梳和修改。特別要感謝諾威治幼稚園對我的孩子的精心照料。本書的定稿完成於1998年的春季學期,那時我正在伊利諾斯大學 Urbana - Champaign 分校做訪問學者。我和我的家人對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的亞太研究中心及宗教研究系的教職員工,尤其是彼得·格里高(Peter Gregory)、羅恩·多伊(Ron Toy)與喬治·于(George Yü)努力讓我們在那裏生活得愉快充滿了感激之情。

目 錄

總序	1
自序	1
導言	1
第一章 永樂宮	33
第二章 仙人呂洞賓的崇拜	67
第三章 第一類文本——宮觀碑文	119
第四章 第二類文本——壁畫	162
第五章 接受與重新解讀	214
結論	234
附錄一 永樂宮碑文	240
附錄二 純陽殿仙傳壁畫	246
參考文獻	257
譯後記	330
叢書後記	334

導言

香客和遊客可以用多種方法前往祭拜神仙呂洞賓的一處最古老、最重要的宗教聖地——永樂宮。1991年春，我和妻子劉淑芬前往永樂宮時是先乘火車到河南省的三門峽^[1]，在那兒租了一輛轎車。車得先用渡船運過黃河，而這並非易事，因為那段時間連降大雨，河水暴漲，渡船無法靠岸。我們只好先下船，然後蹚水走過最後的幾步，纔上了岸。接着我們驅車在山西山間那曲折而顛簸的土路上行駛了五十公里，又穿過一片片塵土飛揚的麥田，就到了芮城鎮。從芮城再往北走，便到了永樂宮。永樂宮的舊址在芮城西南約十六公里的永樂鎮，位於黃河北岸，緊靠着位於河南與山西兩省之間的一個渡口。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這裏要建一座水庫。為了給這項工程讓路，整座永樂宮被遷到了它現在所在的芮城鎮^[2]，舊址則被淹沒。^①

① 永樂宮舊址被淹數年後，三門峽水庫水位下降，永樂鎮形成了大片黃河灘塗，永樂宮舊址露出水面，遷走的一部分居民又遷回原地。不過，當地的自然生態狀況已大不如前。——譯者。

買了門票，我們從正門進入永樂宮。這正門是清代修建的^[3]。宮內草青樹綠，與宮外那頗為貧瘠的地貌形成鮮明的對照；加上殿宇東西兩側沿牆聳立的石碑，越發讓人感到自己置身於一個聖地。從正門進去後，我們決定先去看永樂宮最初的入口——修建於元代的無極門。爬上一組石階，我們到了聖地更高的一層，來到無極門那巨大的木門前。穿過無極門的大門，走過一條小徑，再次拾級而上，便可依次參觀永樂宮的三座大殿（對此三大殿，本書第一章將有詳細描述），即三清殿^[4]、供奉呂洞賓的純陽殿^[5]和供奉全真教創始人王嘉（1113～1170年）及其主要弟子的重陽殿^[6]。無極門和這三大殿中有最早繪於14世紀的舉世聞名的壁畫，這在本書第四章中將作詳細介紹。

走下重陽殿，我們慢步穿過一座花園。園中滿是鮮花和古樹，其中一株古老而盤曲的銀杏樹據說是呂洞賓親手所種。園中還有一塊石碑，原是傳為呂洞賓墓上的碑。殿的西側有一個博物館，裏面陳列着與永樂宮歷史有關的各種物品，還有當地氣功協會的一間大廳^[7]。在這一側我們還參觀了供奉呂洞賓的一座小廟。這座石構建築叫作呂祖祠，牆上沒有壁畫，而是掛滿了各種條幅，主要是臺灣來的進香團獻上的。在祠堂裏，香客可以在呂洞賓的石雕像前焚香，旁邊有負責監管該處的全真教道士在小心看視（參見圖1）。香客還可以在這占卜，方法是抽籤，即抽取標有不同編號的竹棍，而後查一本寫於19世紀中葉的手冊，以確定跟竹籤上的編號相對應的文字是什麼意思（司馬富 Smith 1991:235～245）。遊覽結束後，從正門出來，我們回到了華北的鄉村世界。我們遊覽永樂宮的路線只是多種可能的路線之一。許多旨在祭拜呂洞賓的香客選擇的路線，是繞過那些大殿，直接去呂祖祠。其他遊客往往是先去

花園，然後再去各大殿和其他建築。



圖一 呂祖祠

這張照片是作者 1991 年在永樂宮做田野研究時照的。在照片中，一尊不知刻於什麼年代的呂洞賓雕像^①被安放在祠中，雕像兩側各有一位侍者和一些儀仗。照片的前景是一位住在永樂宮的全真道士，他旁邊有一個捐款箱和一個香爐，捐款箱中已有大半箱錢鈔。注意祠堂後部有一些石碑，照片背景上有一些壁畫。

我偕妻子參觀永樂宮時，我研究永樂宮的歷史以及呂洞賓崇拜的項目已進行了好幾個月。呂洞賓是中國近古時期最為有名也最具多面性的神靈之一。永樂宮最初興建於 10 世紀，當時只是供奉呂洞賓的一個小小的祠堂。但在 13 世紀，全真教重修祠堂，作了大規模的擴建。我去永樂宮一方面是想對呂洞賓崇拜有更清晰的認識，但同樣重要的是，在那裏我可以查看廟中的碑文，以便找到以往的學者在抄錄這些碑文時省略掉的一些段落。此外，我還

① 應為元代漢白玉雕像的仿造品，真品藏於宮中。——譯者。